雲庵室叢刊之一

國雅苦度記署適端廬

雲廬室
叢刊之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國難苦度記

全一册

記者　呂翔祥

印行者　雲廬室

印刷者　新光明印刷社

序

不平則鳴，物之恆情。民國二六年八一三訖三四年八一六日間，為我國之空前蒙難，河山破碎，國幾不國；亦為余生命史上遭逢苦難最深之時期：中流沈舟，午夜遭刼，飢則乞食，夜則求宿，江風痛骨，行李壓肩，情形狼狽，精神頹喪，遑遑若喪家之犬，營營如熱灶之蟻。全家八口，飄流五處，音信杳然，存亡莫卜，肝腸寸斷，淚珠時滴，幸獲部分重聚於淪陷地區，環境險惡，生活困難，敵騎時時蹂躪鄉村，奸偽往往為虎作倀，姦淫殺掠，綁架勒贖，物物強捐，事事徵工，榨壓重重，窒息難忍，發為吟詠，成篇三百八十有二，仰天狂嘯，繞室亂鳴，急抒苦悶，詞不暇擇。無題無名，日久已亦莫明所以，既題既名，仍恐有難以瞭然之處，用作本記，標以年月，序其次第，使之前後貫串，事實顯明，無病呻吟之誚，或可云免。故記為說明文字，今以之為主者，取其詳明也。

國難中最稱艱苦慘痛之時期，為前二與第五訖第九諸年，吟詠記述，

因而特多、其第三第四兩年，苦教孤島，工作繁劇，悲歡不容念及，吟詠攸焉較少。

是役也，艱苦同余或倍深者，奚止千百？造此凶事，固由暴敵，國人之不團結，不自強，實為主因！茲者敵雖乞降，還我自由，謂為外交勝利則可，戰勝則誰敢言也？設不及時奮發，上下一心，再次三次或竟招致亡國慘禍，諒非危辭聳聽！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凡屬刼遺，為自身計，為下代計，臥薪嘗胆，同有其責，本記之付梓，志在自勵勵人。

九年間，難關不可勝記，其留痕最深，今猶夢寐驚呼，冷汗滿身者，厥為「午夜沈舟青洋港」，「黃土村生別家人」，「水月庵受辱退兵」，「荻港南借宿被盜」，「風雨夜露立難民車」，「粵漢車臥病呻吟」，「港滬途中船暈」，「小川沙渡舟遭刼」，「奸徒盤踞騷擾」，『暴敵強迫作工』等，職是吟詠特多，記述較詳。

繞道漢口廣州香港歸家期間，諸凡慘劇，雖成過去，而在漢與武楊二

君合攝之影片，般般創痕，依然呈現面目間；自安慶前進，食宿較少，難民符號之功也，人每恥視，拋棄惟恐不速，余則視為得歸故土之護身符，珍貴品；爰幷付影題詞，擬冠記前，永留紀念，無如在嘉付梓，鑄版欠便，不得不待附他刊於來日，良用遺憾！

民國二十一年前，服務社會，不暇家居，一二八役，邑遭淪陷，蟄鄉達二月餘，為解苦悶，埋頭書室，由朝斯夕斯而名曰雲廬室，平日寫作，具以室名，首始者為『一二八日寇暴行記』，由前『奎山民衆』主編季如松君擇要發表，雲廬室三字始與世人相見。前此所有作品，多由書局或報社雜誌發表，茲將『國難苦度記』『槍籬頭呂氏族譜』『蓼莪抱痛錄』『雲廬室文存』等自付敬刷，目為雲廬室叢刊，以數字別先後，本記居先，列為叢書之一，此應加說明者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舜祥呂雲彪序於門資失所之雲廬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目次

序……一—二
國難苦度記
國民國廿六年……一—五八
八月……一—四
國難臨頭協助始開軍布防
逃奔白鶴避難港
蟄居西勝……九月……四—一〇
骨肉重聚
鼓勵兒患病
敵炸舊被困
姚居十
敵炸青浦
訪友朱家角
安慰牛河濱
國機同鄉炸虹口
牧機濫炸……十月……一〇—一九
籌募移民
籌備遷居
主編軍民抗戰週刊

軍民聯歡會
營長保家
倡辦救濟所
回鄉收稻
運穀錢仙門
河灘炸
宰肉望
逃奔後方
沈舟青港
浮峴山城警
巴城得警
首次借宿
歡迎童軍
露天午飯
半夜警
險度洋湖
遇險至石橋
曰借宿沈家
讀落堵價
前村逐客
壯丁威迫
尤家離境
……一九—四五

受辱退兵
同鄉船後退
赤足覓宿
睡臥棺材
揚家厚待
高樓炮垂
夜避寺西
晨登野外
黑夜苦行
議逃江北
投宿
黃土會優
夜覓宵
殷駐兵
家遭受
求警覓宿
同行施救
張良仗義
重過被盜
避燒遷居
慘地
……一月……五八—八八

苦難生別
十二月……四五—五八
黃昏險登
金山
孤烟鷄聞
雇挑行李
高洋澄湖
遇見熟人
拾報警駭
人拒宿
向鄉同借
桃冲山
荻港遇盜
民國廿七年……

紅十字會
員隣救
義務挑夫
借宿被盜
雪中投宿
九江備食
間諜勇敢
作候補難
留影漢皐
請教廳濟
吳君邀宴
鄧君勸飲
避燒遷居
張良仗義
重過被盜
慘地
……一月……五八—八八

商旅同鄉收容所……一一四
教廳借薪……一一三—一一四
遊武昌城……一一三
露立煤車……一一三
渡柿子灣防疫……一一三
軍官照顧……一一三
攀登兵車……一一三
攀登貨車……一一三
悲喜交集……一一三
訪君安……一一三
八角亭……一一三
軍車……一一三
客車……一一三
漢口……一一三
裝無續發……一一三
桂兵……一一三
彬縣……一一三
駛過宿……一一三
穿坪石……一一三
失散山洞……一一三
親良機……一一三
苦無居停……一一三
賃屋遊……一一三
吃在廣州……一一三
中山公園……一一三
二月……一一三
鞭炮聲……一一三
走馬看花……一一三
人……一一三—一一四
八八—九九
廣九路一瞥……一一四
黑暗渡港……一一四
屋頂望九龍……一一四

山頭望海……一一四
遊環島路……一一四
柿子灣防疫……一一四
渡船警報……一一四
露油艙感苦……一一四
港口遊船……一一四
船票難買……一一四
船頂望海……一一四
抓過上海……一一四
借人家屋……一一四
肝腸謝安……一一四
函為難照顧……一一四
郵局呼籲……一一四
為難一次……一一四
一月開……一一四
一〇〇—一〇六
結婚……一一四
戶口已……一一四
統計兒……一一四
事返家……一一四
生活困難……一一四
鄉村如牛舍……一一四
四月……一一四
一〇六—一〇八
婦女伏田野……一一四
夜不安……一一四
次兒函告……一一四
敵燒鄉村……一一四
一步一捐……一一四

著作解悶……一一四
五月……一一四
一〇八—一〇九
小川沙遇盜……一一四
六月……一一四
一〇九……一一四
哭陳家姨母……一一四
七月……一一四
一〇九—一一〇……一一四
次兒步至昆明……一一四
八月……一一四
一一〇……一一四
允長兒留學……一一四
九月……一一四
一一〇—患病回家……一一四
次兒升學……一一四
季兒補習……一一四
赴滬治病……一一四
險遭不測……一一四
十二月……一一四
一一一—一一二……一一四
送長兒赴英……一一四
民國廿八年……一一四
一一二—一一四……一一四
二月……一一四
教孤島……一一四
四月……一一四
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
兼課浙光……一一四
五月……一一四
籌措次兒醫費……一一四
七月……一一四
一一三……一一四
次兒留級……一一四
環境益惡劣……一一四

九月……一一四
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四
再行苦教……一一四
十一月……一一四
任兒童讀……一一四
民國十九年……一一四
一一四—一一八……一一四
兼課東多……一一四
五月……一一四
一一五—一一六……一一四
病後赴滬……一一四
七月……一一四
一一六……一一四
續在滬職……一一四
九月……一一四
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四
長兒電告返國……一一四
十二月……一一四
一一七—一一八……一一四
五十自檢……一一四
民國卅年……一一四
一一八—一二六……一一四
長兒回國……一一四
一月……一一四
一一八—一一九……一一四
題老母壽照……一一四
回家木養……一一四
長兒還留學借款……一一四
二月……一一四
一一九……一一四
被迫領取僞證……一一四
三月……一一四
一一九—一二〇……一一四

勉兒勤奮記……一一〇
孤島苦教四月……一一〇
哀祭范師五月……一二〇
爲周君作像贊一二〇—一二一
送李兒侯攻六月……一二一
傳季兒錄取七月……一二一—一二二
涉躐殘籍囫圇介紹職務……一二二
暴風雨繼起利華改晉中賀新潮開學勉鄉人……一二二—一二三
褫不單行八月……一二三—一二五
假述悼念勉鄉人親……一二三—一二四
囑九月次兒勤養……一二四—一二五
囑十月次兒趙返家……一二五—一二六
商十一月次兒家……一二六—一二七
陸君商工作王縣長蒞室文存……一二七
編廬山民國冊一年……一二七
一月由來……一二六—一二七
迹堂名由來……一二六—一二七
作在堂聯……一二六—一二七
爲友病難回院……一二七
代函師念冊……一二七—一二八
爲青年證婚……一二八
囑季兒重衛生……一二八—一三〇
先父忌辰……一三〇
擊珅不花……一三〇
僞隊微柴……一三〇—一三一
證婚四鄉……一三一
次兒趙自書借書……一三一
拒長僞中病愈……一三一—一三七
牧牛觸……一三七
允勤業……一三七
囑次兒綏返……一三七
僞隊索柴……一三七
全家攝影記……一三七
爲母作紗歌……一三七
爲母作供廬攝影歌……一三七
記母勤勞……一三七
高前人氣節……一三七—一三八
作本鄉教育史……一三八
青年宜樂觀……一三八
作求學小史……一三八
苦旱七月……一三八
九月……一三八—一三九
母壽家慶……一三九
令次兒重衛生……一三九—一四〇
十月……一四〇
民被害……一四〇—一四一
戲作雀賦……一四一
家建來碾……一四一
七月……一四一—一四二
哭挽師處孫……一四二
自題難影……一四二
偽隊軍牛……一四二
牠偽吏詐……一四二
常識宜豐富民國三十二年……一四二—一四七
作在堂家訓一月……一四二—一四三
二月……一四三
爲母備壽梓……一四三
老母患病四月……一四三—一四四
堅拒偽職……一四四
創辦機廠長兒五月……一四四
母病轉劇六月……一四五
母病長兒慰問七月……一四五—一四六
作仿疾記……一四六
助友赴學……一四六
囑長兒奮勉八月……一四六
編文學常識九月……一四六
助友集會十月……一四六
勉鄉人行善……一四六—一四七
外長訓練法……一四七
證婚吟感十一月……一四七
促青年讀本……一四七
文存續增民國卅三年……一四七—一五六
一月……一五六
文學常識稿成……一五六
友死痛感……一五六

重編族譜……一四八—一四九
作二月致序六房錢氏族譜……一五六
母又患病……一四九—一五一
老母三月逝仙……一五一—一五三
吟四月母哀……一五三
令季五月習醫……一五三—一五四
僞員紛招苦迫雙親事略……一五四
逃次兒仟譯官……一五四
孀慮宮外孕擇配……一五四
囑次兒再作侍疾記……一五四
難任公益……一五四
任七月羅溪校董……一五四
八月……一五五
令季兒罄病……一五五
十月……一五五—一五六
採菊補枕酒囊分啖痛……一五六
媳孕十一月準備兒衣……一五六
民國卅四年……一五六—一六四
二月……一五六
譜成聚餐……一五六
四月……一九七
牧牛狂歌……一五七—一五八
情勢日非……一五八
孫女誕生……一五八
六月……一五八—一六二
移藏物件……一六二
被迫聽訓……一六二
漢奸圖詐……一六二
敵來砍伐家樹……一六二
猛米遭殃……一六二
不勝需索苦……一六二
駐敵移離苦……一六二
避大……一六二—一六四
七月……一六二—一六四
論田派工……一六四
農田被佔……一六四
民懶殃及……一六四
八月……一六四
頑敵投降……一六四

難關終度

國難苦度記

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

＝國難臨頭＝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後，日人步步進迫。八月十三日夜，無端攻我上海，國人紛起抗戰，精神團結，上下一心，雖戰術戰具不逮，然前仆後繼，奮不顧身，非但日人二十四小時攻破南京之迷夢，成爲話柄，即區區上海一隅，亦無法進展。詩曰：『倭寇無端擾滬邊，軍民協力誓周旋，齊整喊殺除橫暴，衛國心同鐵石堅』。『機槍撲撲砲隆隆，動地驚天耳破聾，入夜轟轟尤慘烈，終宵煙火滿蒼穹』。『鐵鳥臨空濫炸轟，無休晝夜逞猖橫，煞時彈發塵灰起，壁倒牆坍物殞生』。『衆志成城敵計窮，銅牆鐵壁徒勞攻，戰機大砲減威力，艦隊縱橫鮮奏功』。

＝協助國軍布防＝　我嘉毗連上海，日久難免遭遇蹂躪。且敵時以飛機炸我後方。縣教育會附設之圖書館，經歷任會長苦心經營，民國十六年始，由余主會務，力謀添購圖書，詳訂辦法，編印書目，編發社會，規模粗具，普通書籍，大體具備，設遇不測，至爲可惜，用將重要圖書運寄青浦縣屬朱家角沈姓家保藏。八一三後避敵轟炸城市，居鄉時多，一面設法安定鄉民，毋事驚慌，一面鼓起愛國觀念，協助國軍布防，如引導路徑，搬運軍用品，開掘戰壕等，畏怯則親作前導，以壯其胆。間日赴城參與全縣維持治安暨協助國軍抗戰會議。

＝開始避難＝　漢奸受賄，以潮汛小，汽船可旁寶山縣屬小川沙堤岸，以及該處防軍單薄等情，暗告日軍。日軍因於二十日即陰曆七月十八日晚麕集軍艦，在密集砲火猛轟下，乘汽艇蟻擁登陸。駐此之防軍敷僅一連，全體殉國，附近從旁協助國軍之壯丁，亦慘遭殺害。居民夢中驚起，年輕足疾者，赤身逃奔嘉界，年邁遲走

者，悉被慘殺。日軍登陸後，勢如潮湧，向前撲進，逢人槍殺，遇村火燒，而兵艦復發炮如連珠。本村適對小川沙，聞聲東望，但見火光燭天，炮彈滾滾，由頂噓噓向西；同時機槍谷谷，徹夜不息。余初以日軍雖攻小川沙，定有國軍抵禦，決難登陸，雖族弟夢徵有蹈一二八楊林口覆轍爲言，不之信。二十一日晨，傳言昨夜西流之炮彈，墜落嘉定南西二門外，而東來之機槍聲，依然不絕，人心浮動，又傳言小川沙民衆有逃至曹王附近者，且不斷哭喊而來。是時地政局長趙廷幹，離職潛逃，縣委第三課長武嘏純君代理。其他各區爲避轟炸，均遷鄉辦公，地政局之圖冊，由武君費九牛二虎之力，移至徐行西之南雙廟，辦公處附之。竊謂地政局之消息，或較靈通，趨詢之，行近徐行，日機正低飛轟炸該鎮，連續三彈，塵煙四起，牆垣壁倒，聲大過雷，二三分鐘全鎮化爲瓦礫場，於驚惶萬狀下，奔越周家橋而至南雙廟。武君亦以不知對，遂與進城刺探。前二日，因事至城，訪潘君指行於農民銀行，忽機聲軋軋，連續三彈，似投於西南二方，門窗動搖，牆壁欲倒，全行職員失色，潘君商遷移處，余以鄉村爲是，陪遷至北門外張水匠家。縣教育局亦追蹤遷往。余與武君將至北門，正敵機盤旋，低飛偵察，西至農民銀行，行中職員俱避入防空壕，轉至教育局，各職員亦均驚惶無措，非但不知昨夜情形，反羣相詢問，答以遠在十里外之曹王，雖東有難民逃至，但晨出時未聞日軍至，聞言由驚惶而呈安定狀態。午飯教育局後，日機依然盤旋，轟轟擲彈，無法入城，辭別東回。抵南雙廟西陳家村前，見東來難民，肩挑背負，扶老攜幼，潮湧西奔，詢以來處，慌言羅店，何故西奔？則云日軍已至羅店，余等仍不信而前進，詎道路擁塞，兼之日機盤旋，乃至陳家村陳商遺君家暫覩動靜，承竭誠招待，款以茶點，見村前西行難民愈衆，爰冒險東行，途中有言駐嘉國軍聞敵至羅店，急派兵二百車馳禦，爲敵砲殲，刻正繼續派遣。傍晚近本村，遙見羅店上空，煙霧滿天，小鋼砲蓬蓬不絕，始信敵至羅店爲眞，武君北回。余抵家見難民麕集，人聲鼎沸，細視之，均屬羅店逃來之親友，物件滿堆，地鋪縱橫，行走爲難。村人聞余回，爭問消息及商應變辦法，當決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明日情勢而定，設國軍不能抵禦於羅店，則向西躲避。當夜村人鵠立村前，昂首瞭望羅店，槍砲聲有時自西向東，有時自東向西，徹夜東西不已，縱火焚燒市房以及槍砲火光，明如白晝，晨間戰聲更有自西向東情勢，誤爲國軍有驅敵東退可能，曾不西遷，雖囑次兒新民偕族姪晉石由小路步往上海，等候暑假期滿，就便轉往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肄業。二十二日晚，羅店情況如昨，囑季兒新華隨女桂貞家乘舟西行，以防不測。連日敵機成羣結隊，盤旋上空，滿住家中之難民，知識淺薄，無防空常識，隨意塲外走動，高聲喧嘩，而小兒之啼哭聲又終日不止，吾家孤零村前，牆壁白色，目標顯著，易遭轟炸，因躲避於遙遠之河灘大樹下，除進食外，時與爲友。二十三日下午武君來商應付辦法，潛在竹林中商定劇變時暫向青浦躲避。二十四日晨，難民蠭擁東來，慌言日軍已近曹王，又言曹王東之國軍彼此誤爲敵軍，自相攻擊，業已退集曹王。其時國軍分數路自西開東，大有在曹王迎敵之勢，未幾，自晨由錢橋開向曹王之國軍，急急收拾電線，似曹王已不敵而爲向西撤退之動作，乃宣布西避，暫以新涇河西杜家牌樓爲目的地。家人於下午一時前起身，由弟豪如担行李炊具率領，內子與弟婦等率三牛隨之，余殿後，爲踐村人同逃預約，北至老宅通知，詎均於上午啓行，老母與陳家姨母，堅欲留家。余爲細察曹王方面之實情以及宵小是否乘機作不法行爲，遲遲向西村行。過西村，見國軍續分數路東開，詢領道鄉人，知收拾電線西退之國軍，以非奉命開往曹王而退回，曹王仍在國軍之手中。是時東開之國軍，邀難民助攜戰具，難衆奔避，經曉以大義，語以曹王並未淪陷，始願相助。吾弟向西南行，過華亭涇，不見余在後，慮遭不測，一人折回探視。余以出發較遲，途中又勸民衆協助國軍，且西北行，相左未值。至杜家牌樓之二姑母家，不見家人，折回候於路，久不見來，訪之杜家附近，又無蹤跡，乃至附近之南雙廟地政局訪武叔衡君。晚膳後，弟追蹤至，始知道傘相左。當晚弟回家探視老母，余決於明日與武君偕地政局員工至白鶴港覓適當處所，以便全家遷往，由武君陪至杜家攜取行李衣服，并囑內子弟婦暫居杜家。詩曰：「奸徒沒恥喪天良，

引敵乘虛上海塘，午夜川人遭劫運，褲腰失帶逃倉皇』。『明晨敵佔曹王鄉，被迫西遷杜氏莊，雜集軍民情況亂，單身冒險再搬場』。

二逃奔白鶴港二　二十五日晨，偕武君等由西門外小路過高義橋向白鶴港行，行李一部分自負，一部分由局役以自由車推行。沿途日機盤旋，屢伏農田，因行李外包白色，被單易爲敵機窺見，在在發生危險，中以越過西門時爲最危險，日機盤旋下垂，側首作擲彈狀，該處駐軍，見不潛伏，恐殃池魚，潛在柏樹墳中放槍警告，其時雖即俯伏棉田，自料非死於槍彈即爲飛機命中，未幾，機聲告絕，張目探望，始知生命無恙，瑟縮前行。下午二時抵安亭，經方前鄉長暨現任沈鄉長，僱人送至白鶴港，時已傍晚，由西勝塘鄉長李鳴丹君招待於商店，款晚膳，下榻留宿。先是武君嘏純兄弟二家，由其弟仲衡爲防家鄉淪陷，於前三日率至李鄉長商店附近，賃屋而居，聞訊問候，翌日迎至其寓而食宿也。天氣酷暑，余慣洗澡，晚膳後，就寓旁木排行冷水浴，路竭無君子，禮貌置之腦後，武寓諸人，逾格款待。同時地政局職員孫仲琦君家亦遷居武寓旁，亦承多所照顧。

三暫居西勝三　逃奔白鶴港後二日，即八月二十七日，武君以寓所狹小人多，不便附設地政局辦公處，商李鄉長另覓處所，李鄉長尤借其手創之西勝小學，且承親送，余亦隨往。校在鎮北里許，戰事關係，暑假後未開學，職員遠離，校舍小部分以西勝塘廟改建，大部分由李鄉長捐款特建，場地寬廣，且有大操場，前臨河，岸有大樹；廚房廁所齊備，特建之校舍，係新式，高大寬敞，空氣暢流。暑假以來，由住廟馬道士兼任管理，見李鄉長陪至，殷勤接待，諸予方便。附近村人，咸來問訊，誠實可親。膳食由局役自備，在此清靜幽雅寬敞之環境中，人地生疏，親友鮮知，生活較家舒適。除助武君辦理公務外，或閒談時事，或瀏覽校書，或至白鶴港購閱滬報，藉知戰局情況，或買飲茶肆，聽取附近戰地細情，雖暫居鄉村，消息較家靈通。

＝骨肉重聚＝　一星期後，武君以縣府暨教育局等遷至錢門塘陳仲達君家辦公，爲便利接洽，亦將局遷往，恐余寂寞，令姪壻樊泰康住校作陪，膳食囑就食其寓，幸連日天晴，未見不便。武君之弟仲衡及地政局職員孫仲琦等時時回探，常託就便帶信吾弟，告以此間安靜，校舍寬敞，可全家移居。吾弟以杜家牌樓距戰綫不遠，且國軍雲集，諸難安適，聞信於十日即廢曆中秋日率內子弟婦等肩挑背負攜牛到校。未幾，季兒新華偕女桂貞家人亦聞信遷來。家鄉雖逼近戰線，賴國軍奮勇，敵軍迄未竄越清華塘一步，老母與陳家姨母雖經內子與吾弟時回勸出，未允，後由內子勸往錢家橋西與陳家姨母同居寄兒沈萬侯家，然未幾又獨回家中，年老之人，平時尙不忍其獨居，今家在危險地區，於心安忍？爰由吾弟與內子於廢曆八月二十日堅扶來此，詎途中路滑墜河，弟不諳水性，驚惶失措，幸老母素性寬和，遇事鎭靜，七十六歲之老年人能自行俯伏河底扒至灘邊，由弟扶起，天寒衣溼，由弟解衣供易，繼續前進，康健如常，險哉幸哉！自此骨肉重聚，且以壻家亦來同居，人數較多，而牛畜除我家三頭外，更添壻家三頭，益形熱鬧，膳食自備，作陪之樊君，辭回武寓。

＝鼓勵愛國＝　四週鄉村民衆，雖混混噩噩，不識不知，然志行純潔，無詐無欺，知余係李鄉長介紹而來，非不良份子，工作暇時，入校閒坐，敬其誠實，樂與接談，細問風俗人情外，曉以國家現狀，世界大勢，喚起愛國觀念。閒暇無事，隨時散步鄉村，或觀田間工作，村民乘閒抗戰情形以及國家前途之命運，語以愛家須先愛國，無國卽無家，激動其抗戰衛國情緒，聆余語及敵人在淪陷區域之暴行，人人激昂慷慨，椎胸攘臂，誓與敵人周旋。附近各鄉村多住有本邑西門外逃來之人民，聞余亦嘉定人，日來探聽嘉定消息，問以敵在東門十餘里外，炮火不及，爰何來此？則云國軍滿駐西門外，時時命吾協助，故來避此間，當語以國軍浴血抗戰，爲吾民衆禦敵除暴，非爲個人利益，就地協助，係人民應盡義務，名義上似爲國軍，實則自爲也，當視爲家中急事，奮力協助，不宜規避，再三勸之，一星期後，有攜妻回返者。

二季兒患病二　壻家與我家同能克苦耐勞，省吃儉用，以家在淪陷區域，初避我家，嗣見敵軍前進，我家亦在危險地帶，於八月二十二日晚駕舟西逃至嘉定西部望仙橋附近，舟小人多，擁擠異常，且飲食時有不周之處，季兒年幼，兼之從未遠出，由是晚隨行後，飽受驚寒，始而瘧疾，繼患痢疾，來此後，病勢益劇，呻吟床第，骨瘦如柴，延醫診治，不見功效，尤以痢疾爲甚。校無便桶，廁所離遠，深感不便，由弟至鎮購備便桶，此爲難中最先置備之用具，歷久不瘥愈，全家爲憂。家人自逃難以來，從未購食魚與豆腐，爲望季兒口味稍佳，或買魚類，或買豆腐以餉之。爲免時刻烹茶麻煩，購備熱水壺，經濟困難，不之顧也，今家中使用之破熱水壺，即此時購買者也。難中坐食無事，易使全家對病兒焦急，幸天暗佑，於日夜渴望下，先止瘧疾，繼止痢疾，相與欣慰。

二敵炸舊青浦二　廢曆七月三十日，家人猶未至西勝塘，武君蝦純仍同居校中，午夜熟睡時，陡聞機聲軋軋，盤旋頭頂，探首外望，照明彈飄垂空際，光透玻璃窗，室內外明如白晝，炸彈轟然，如落左右，房屋震動，誤爲轟炸學校，驚惶無措，外逃恐掃射，居室慮炸彈所及，大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情狀，或伏牀底，或匿桌下，如鼠見貓，蜷伏不動，歷數分鐘，機聲遠離，出視四週，不見彈痕，驚魂略定，重入夢鄉。翌晨，傳言白鶴港受彈二枚，一落空地，一落青浦農民銀行倉庫，又傳言舊青浦廟附近，亦着彈二枚，悉落空地，未有損害，投彈原因，或言是夜循俗燒地藏香，南翔地理學專家兼信佛教之姚孟塤居士，避居是廟，發起念佛，附近百餘老嫗，集廟念佛，燈燭輝煌，人聲喧嘩，日機過此，誤爲駐軍，盤旋擲彈，白鶴港之二彈，距近連及，幸未命中，否則百餘老嫗與姚居士同遭不測矣！聞言，偕武君察勘白鶴港，果有其事，李鄉長夫人見而笑曰：「二先生夜匿牀下乎？」諒係馬道士傳言，笑而不答。近午，住居舊青浦之姚居士乘自備新置小舟過訪，該處之遭炸，果有其事，發起念佛不自言，亦不便問，但姚居士信佛，諒有其事。

＝姚居士被困＝　敵機濫炸舊青浦之前四日夜，其廟有團捕漢奸趣事發生。姚居士於廢曆七月三十日之後日上午來西勝小學時，余與武君未知被捕者即其本人，俟其述畢夜炸事而詢問之。姚居士拈鬚笑曰：「是夜，黃渡之青浦界戴區長據報南翔漢奸某某，匿舊青浦廟，率大隊壯丁，如臨大敵，團團圍困，先詢問附近人，附近人祇知有南翔人居廟，不知其姓，見問誤即此人，均言其人確在廟，戴區長傳令入廟搜索，被捕牀中，力言姚姓而非某姓，戴與壯丁，均未識某姓面貌，視爲狡避，堅欲扎縛帶走，經出示京滬路翔滬季票背面照片與名字，對視面貌，始知非某某其人，舍而退回」，噫！如姚居士者，眞所謂禍無雙至，禍不單行！

＝訪友朱家角＝　朱家角係青浦縣屬濱澱山湖之灣角，非軍事必爭地，一二八時，邑人逃此者，均獲安全，此次逃往者因而更多，同志遷居者，不下三四十人，屢欲往訪而無由。會武仲衡君因省農行嘉定分行在朱家角收購籽棉，與李鄉長作棉販經營，時往來於朱家角白鶴港間，十二日，承邀乘其貨船前往，市面熱鬧，難民麕集，大有人滿患，午飯於農行，奔走訪問，同志大半晤見，互道流離情況，對時局相與唏噓。當晚農行人滿，無法借居，晚膳後投宿老友楊展成君寓，承竭忱招待，鱉榻以睡，斌家有呻吟牀第重病人，置之不顧，靜室談心，不安之至。十三日上午陪訪昨日未訪諸同志，導遊未遊處所，下午乘原船回西勝塘，臨別依依不舍，大難臨頭，家有病人，猶以友誼爲重，可知平日交情，更可知楊君之爲人矣。

＝國機夜炸虹口＝　十六日武君自錢門塘來，云可繞道青浦乘脚划船至滬，有一行意。余久不見服務上海之長兒，兼之次兒赴滬等候杭高開學，業已到杭與否，不得而知，願與偕行。十七日侵晨乘舟至青浦，晚宿旅館，略觀城市情況，聞此處之麻餅與青梅味較他處爲佳，買啖一二，果名不虛傳，戰後本鄉曹王鎭本家呂興盛餅舖所製之麻餅，遠近爭購者，蓋於逃難該處時得其法而仿製所致。旅次遇前羅店商團團長朱冷非君，略知家鄉戰況，十八日黎明至碼頭乘脚划船，船小人衆，擁擠難轉身，空氣混濁，幾至窒息。下午四時半至徐家匯

，在大雨滂沱下，至法租界入口處，兩旁法警排列，森嚴可畏，難民待入者擁擠於口外，祇許單身入內，且須經搜檢順次而入，物件禁攜，余等雖無行李，然攜更換衣服，幸託同船人由其熟識之附近同行裁縫店家後門代爲帶入，始得於入口處入內。抵閘履理路浦東電氣公司辦事處長兄處，適外出，由工役導至其亞爾培路岳家寓，晤見下，知次兒早赴杭州，赴杭日，原定乘滬杭早車，以忘衣件於陸友白君寓，改乘午車，早車抵松江時，大遭轟炸，傷亡甚衆，未乘是車，亦云幸矣！晚宿公共租界山海關路陸友白君寓，濱蘇州河。是日爲九一八，係我之國恥日，國機於晚八時自南京來襲，敵軍叢集之虹口地區，聞聲偕陸君登露台瞭望，機翬高度盤旋虹口上空，聲勢威赫，投彈聲清晰可聞，日方探照燈上下左右，空中明如白晝，高射炮逢逢如連珠，火光四射，頓成火網，而國機高飛火網外，從容盤旋投彈，租界住民皆登高觀望，嘖嘖聲，歡呼聲，機聲，砲聲，擲彈聲鬧成一片。飛機夜襲，爲余第一次得見，尤在見所難見之情勢下，益覺驚奇。彈片橫飛，屋瓦拍拍作聲，由遠而近，漸及陸寓，恐遭不測，入室探望，歷半小時，其聲始息。滬人是夜之興奮，不難想見。十九日至法大馬路本邑旅滬同鄉會，報告本邑戰況，以及難民困苦情形，大動憐惜心。二十日侵晨仍繞道青浦回西勝塘。

二安慰同鄉　余家遷來之初，知之者鮮，日久漸爲人知，逃難散居青浦界以及嘉界之西勝附近者漸來問候，訴外逃苦況，家中受害深重，國家前途危急，甚有嗚咽泣陳，狀態顛狂者，尤以借居西勝小學北村之羅店王貴和君幾日來訴述，面容失常，言及羅店成爲墟墟時，每擾臂椎胸，呼天搶地，泣不成聲，時以國人已團結一致同心抗戰，雖戰具戰術不逮，然衆志成城，不久公理自有戰勝強權之日，試觀近日以來，雖以飛機大砲，濫炸濫攻，東邊南北長及百里之大戰綫，敵軍未獲前進一步，即可知敵人自滅之期不遠。目前民衆之損失雖大，生活之痛苦艱深，勝利以後，祇須奮鬥十年八年，國民之元氣即可恢復，損失之房屋，不難重建！況敵人此次如遭失敗，知我不易輕侮，日後不敢再行輕啓干戈，非但本人永免受害，即我子若孫永得安居樂業矣，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